



中国现代文学

蹇先艾文集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华夏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百部

蹇 先 艾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周 明 编选



華夏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百部》编委会

主 编 舒 乙

副 主 编 吴福辉 周 明 王智钧

执行编委 于润琦 么志龙 徐金廷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润琦 么志龙 王 信 王富仁

王智钧 田娟华 刘慧英 严家炎

吴福辉 李 今 周 明 林建初

钱理群 徐金廷 舒 乙 樊 骏

目 录

小 说

水葬	3
初秋之夜	9
在贵州道上	19
映姊	32
到镇溪去	42
山城的风波	55
盐巴客	74
迁居	82
倔强的女人	92
山东七哥	102
国难期间	112
福兴酒店	124
赶驮马的老人	143

挣扎	151
乞丐	161
踌躇	168
逃难	178
盐灾	191
父与女	212
两个老朋友	223
孤独者	237
春酌	249
春和客栈	264

散 文

吃羊肉粉	279
茅店塾师	285
城下	289
车窗外	298
失书记	302
三等车中	306
晚间的来客	310
渝遵道上	313
我与文学	325

诗 歌

北海夜游	329
旧痕	331

秋天	332
雨夕	334
知道了	335
积水潭边	336
百年后	337
回想中的故乡	338
江上	340
寄韵	342
老槐吟	344
一片红叶	346
我想	347
春晓	348
大雨歌	349
欺骗	350
幻空曲	351
雪暮	352
题亡友梦苇小照	353
爱情	354
幻想	355
一个聋游客	356
童年之别	358
寂寥	363
哀与愁	364
听啄木鸟作歌	365

谢绝辞	366
恋爱的象征	367
灵魂	368
女人的容貌	369
孤独者的歌	370
我如今参透了生命的奥微	372
给灵感	373
泪	375
遐想	376
炉边	377
雨晨游龙潭	379
蹇先艾小传	380
蹇先艾主要著译书目	382

小说

水 葬

“老子算是背了万年时，偷周德高家没有偷到，偏偏遭你们逮住了，真气死人！”

这是一种嘶哑粗鲁的嗓音，在沉闷的空气中震荡，是从骆毛的喉咙里迸出来的。他的摇动的身体支撑着一张像成天在煤窑爬进爬出的苦工一样的脸孔，瘦筋筋地没有肉，几根骨架子包着一层皮。头发虽然零乱，却缠着青布套头；套头下面，那一对黄色的眼睛睁得很大，放出愤怒的光。最引人注意的，是他左颊上那块紫青的迹印，上面还长了一大撮黑毛。他敞开贴身的、染透了油渍的汗衣，挺露着胸膛。他脸上的颜色时时在变动，鼻子里偶然还要哼两声。看他的年纪不过三十岁的光景。他的两手被背剪着，脚下穿了一双破草鞋，沾满了黄泥巴。旁边有几个斜眉吊眼的汉子气势汹汹地、紧紧地、寸步不离地将他把持住，沿着又密又深的松林往前走。他们都怕稍一不留心，让他逃跑就麻烦了。这一行人都是奔小沙河去的。

他们押着骆毛去水葬，因为他在梧桐村不守本分，做了贼。绅粮周德高退了他的佃，是完全应该的，放佃、退佃，人家完全有自由，他却不应该报复——去偷周家的东西。哪个敢去惹一脸横肉的那个大神粮呢！他是曹营长的舅爷，连区长、保长一向都要看他的脸色行事。

行列并不像上面所说的那么简单：骆毛的后面还络绎地拖着一大群男女，各式各样的人都有，五花八门的服装，高高低低的身材，老少不同的年纪。……有些都是村中的闲人和富户，他们完全为看热闹而来，这些人从来就是“十处打锣九处在”的。穿着比较整齐的，有钱人家的孩子们，薄片的嘴唇笑得合不拢来，两只手比着种种滑稽的姿势，他们好像觉得比四川来的“西洋景”还有趣的样子，拖着鞋子踢踢踏踏地跑，鞋带有时被人踩住了，走不上前去的时候，他们就尖起嗓子破口大骂，汗粒在他们头上像雨珠一般地滴下来。

农家的妇女们，姑娘搀着母亲，奶奶牵着小孙女，媳妇背着娃娃……站在路旁，有的抬起头，叹息着；有的皱起眉毛；有的露着苦脸，口都不敢开，顶多伸一伸舌头。有些老太婆们却呢呢喃喃地念起佛来了。中间有几位年老的庄稼汉大踏步地紧跟着行列走，有时还超越到大队的前面去；他们结果还是收缩住步子，徐徐地退回来，显然他们的心情是不怎样愉快的。踟躇不安的群众，完全不管汗的味道，总是在肉阵中前前后后地挤进挤出，你撞着我的肩膀，我踩着你的脚跟，连一分钟也没有宁静过，一会儿密密地挨拢来，一会儿又稀疏地像满天的星点似地散开了。大家正挤得开不了交的时候，忽然很高的声浪从人群中涌出来：“呀！哪个算得到骆毛是这样的死法！”“法”字的余音还在连续未断，后面较远的那些闲人跟着拼命地往前一挤，前排矮小力弱的妇女和小孩立刻被挤到路沟里去。这时，骆毛的声音，蓦地高朗了许多，像铜锣般响着：

“嘿！看你们祖宗的热闹！周德高狗仗人势，叫老子吃水！他二天也有遭殃的一天！他一样不会得好死的！”

骆毛接连又骂了几句绅粮们最忌讳的“下流活”。姑娘奶奶们多半红了脸，把耳朵掩起来；老太婆们却装做耳聋，假装问旁边的人骆毛叽咕些什么。村中那位假道学的教书先生离骆毛很近，听得十分清楚，他却撒着嘴喊道：“丧德呀，丧德！”骆毛自己的两耳只是轰轰地在响。他跨着很大的步子，东倒西歪地，摇摇晃晃地往前走，他仿佛在捉弄那几条汉子。看看已经快离开了这个村落，后面的人群紧紧地跟上来，七嘴八舌并没有停止。骆毛的耳鸣大概轻了一点，好像听见一长串刺耳的笑声，他一肚子的高兴，用力地把头扭回来，伸长着脖子，向那些幸灾乐祸的人们喊道：“跟着你们的祖宗走哪儿去？你们难道也要陪着老子进水晶宫吗？……我晓得你们是来看热闹的，你们给周德高带个信去，就说我在鬼门关前等候他。”

当他的头刚刚转过来，才开始第一瞥的时候，就被那押解他的家丁强制地扭转去。骆毛气愤愤地站住不走了，靠在路旁一棵大柏树干上。

那个脸色褐黑的家丁使劲给他背上一拳：“走呀，孙子！”

骆毛不服地反踢了他们一脚；但是背上已经接着重重地挨了几拳，连躲闪都躲闪不开。

“不行！你们不能老打人家呀！”人丛中有人发出不平的声音。

离开村庄已有半里的光景。这是一个阴天，天上一片灰色。萧萧的风吹动着树叶，发出飒飒的声音。远处近处都是古柏苍松。大家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走着，有时也经过田坎或者一些小小的山丘。骆毛不走了，在一座坟台边休息下来。群众都挤拢来，围成了一个圈子。松枝掩盖在他的头上，死寂的天空也透过绿叶，投下了几丝阳光。骆毛依傍着那一块字迹模糊的残碑坐着。

“老子今年三十一！”他向四面看看，似乎在寻找熟人，提高嗓音说，“再过几十年，我不又是一条好汉吗？”

有个叫王七蹄子的农民（他的左腿是给曹营长抬滑竿的时候被打断的），拐着脚走到坟前来，用手揉着眼睛，把眼圈都揉得快红了，向骆毛低声说：“骆大哥！你放心去吧！逢年过节我会来给你烧纸钱的。你身后有什么办不了的事情，我来帮你办。哪个叫你没有钱，又没有势呢！”

高个子家丁跑过来，把王七推了几尺远，吼叫着说：“滚你的三十三，哪个希罕你来讨好卖乖？你还没有领教过曹营长的厉害吗！”

“七老弟，各人好好生生地下力去吧！”骆毛冷笑了一声说。“好汉作事好汉当，我不会拖累旁人的，——我的妈来了没有？”

骆毛心里忽然难过起来，站起身来往前走，眼光却东张西望地在人丛中寻找。人群又被他拖着，像带子似地回环在山道上了。

一路上他都在咆哮着，像一只被捆得太紧了的老虎一样。那些尾随的人们也跟着随时呼喊起来。几个押解骆毛的汉子一方面威胁着他，一方面央着他往前走。有时骆毛的步子跨得慢了，他们也并不十分催逼他。

走了一段山路以后，刚才王七那几句话，叫他不由得不想起他的母亲，他觉得心头有点发软，不怕死的心情，登时就冷了一半；精神上的痛苦，使他咬着牙摆起头来了，他心里这时已经完全被踌躇和忧虑占据着：“我死了以后，我的妈怎么办呢？……她老人家这阵在什么地方呢？”

在小沙河上，那几个虎狼似的家丁搬了一块大石头捆在骆毛身上，从桥头往下一推，他狠心地把眼睛一闭，就沉落下去了，不由得大家都喧嚷起来。

天空依旧恢复了沉闷的铅色，梧桐村显得格外的冷落。金黄

色的稻田被风吹着，掀起了很自然的波浪。一阵鸟噪从掩映着关帝庙那一派清幽的竹林中传来。层层叠叠的山岭逶迤着，遥遥与天海相接。村后远远的一间茅草房，孤独地立在半山坡上。竹笆门拉开后，一个老妇人拄着拐杖走出来。她微微地喘着气，一手牢牢地把住门边，摩挲着老眼，不转睛地向着远处凝望，好似在等待着什么。看她站立在那里的样子，显然身体非常衰弱，脸上堆满了皱纹，露出很高的颧骨；瘦削的耳朵上还垂着一对小小的耳环。她的背有点驼，斑白的头发，荒草般纷披在前额。她穿着一件补丁重重的衣服，从袖子里伸出来的那只手，颜色青灰，骨头血管都露在外面。

她稳定地倚着门枋，身于连动也不动一下，嘴唇却不住地颤抖。后来她把拐杖靠在一边，率性在门坎上坐下来了。她深深地蹙着眉头道：“毛儿出去一天一夜，为什么都不回来呢？”说着，又抬起头来望了一望。

坡脚下朱三的媳妇，掠着发，带笑地上坡来了。她是村中一个壮健的中年女人，胖胖的脸儿，粗黑的眉毛，高高地挽起一双袖子，大概是刚从地里回来的。她正要同那位老太婆说话的时候，只见她的十二岁的孩子阿哥沿着田边，气喘吁吁地跑过来，口里喊道：“妈，真吓死人哟！我往后再不敢到小沙河去耍了。”

“什么事，这样大惊小怪的？”朱三媳妇问她的儿子。

“他们刚才把一个人推下河去了。”

“为了什么事？”

“他偷周德高家的东西，被逮到了。”

“是哪一個？是我们村子里的人吗？”

阿哥把嘴向那个老妇人一努：“是她的……”

朱三的媳妇急忙把她儿子的嘴用手堵住，不让他说出来。

其实那个老太婆本来就有点聋，这时又因为等儿子着了急，越

发听不清他们讲的是什么是了，只见他们的嘴在动。她问道：“你们讲些什么？两母子这样亲热！阿哥，你看见了骆大哥没有？”

阿哥不敢回答，只仰着头望他的娘。朱三的媳妇替他高声答道：“他没有看见。”

那个老妇人把耳朵扭向朱三的媳妇道：“你是不是说没有看见？”

朱三的媳妇点了点头。那个老妇人叹了口气，嘴里咕哝道：“毛儿他从来没有到这个时候不回家的，到哪里去了啊？”跟着又抬起头来向远处望一望。望了半天，她又叹了一口气，把头向后倚在门枋上。朱三的媳妇始终不敢把真情告诉她，拉着她的儿子慢慢地躲开了。

直到坡脚朱家吃过了晚饭，窗外吹过一阵风，天气渐渐凉起来，外面冷冷清清地只有点点的星光在黝黑的天空中闪烁的时候，朱三的媳妇才又偷偷地跑到那个老太婆家门口，只见她还坐在门坎上，口里吐着微弱得听不清的声音，仿佛是说：“毛儿，怎么你还不回来？”

1926年2月

（原载《现代评论》第3卷第59期）

初秋之夜

这是新县长到任后几天的一个初秋之夜，天气的热度并不比夏天低。虽然街头有时也飘荡着微风，但总吹不散人们心里的狂热。

一群华服的客人云集在一间轩敞的客厅里，今天晚上是县劝学所所长王心斋宴请新县长和本城的乡绅们。客人里面，除了去年从北京回来的所谓“留学生”是一个青年以外，须发斑白的老者占多数，绿盖子白磁罩的洋灯光照耀得室内非常辉煌。旧式的桌椅与古雅的陈设——如香炉、帽筒、花瓶之类——闪映在晕黄的灯影之下，更衬出绮丽的颜色。当中白市布蒙着的圆桌上，银晃晃的汤匙配合着银晃晃的酒杯和碟子。主客都纷纷争着入座，杂沓的步履声沉寂之后，长袍短褂飘动起一片凉飕，掺和着汗味。座次的逊让完全免去了，这就表示出了宿儒名士们的豪迈，为一般人所望尘莫及。大盘大碗的菜，从仆人手中端上来，盘子刚一落桌子，银镶的乌木筷子纷乱地窜下去，铿然有声；顷刻之间，盘内已经一扫

而空了。豁拳、行令，表演了一个很长的时辰。

主人王心斋是个矮胖的身材，穿件大花绸的夹衫，脸上点缀着稀疏的麻子，八字胡在上唇挂着。他招待宾客非常殷勤，差不多每个客人，他都要陪他们喝上几杯。这时他正和一位中学堂的桐城派国文教员豁了几拳，结果是心斋老先生输了，锡壶里的酒被他喝去三分之二。这位文豪的“拳术”很高明，大家都称他做“文武双全”，有好几位都输在他手里。也有人窃窃地议论着：大家豁拳失败的原因，主要是看见了文豪的乱草似的头发和尖长的指甲，先就胆怯起来，自然猜拳也就无法准确了。

散席以后，花了几百银子买来的象牙烟具早已陈列在炕床上了。劝学所长迈着方步走过去，亲自把烟灯点着，（这是表示恭敬的意思。）然后才提高了嗓子连声说“请！请！吃烟！”两个有瘾癖的客人早就熬不住了，还没有等到主人的嘴皮合拢来，便慌忙地像扑灯蛾似地拥上前去，各据一方，开始工作。他们颓然地偃卧在烟霭之中。县长乌元富也有点打呵欠，这倒不是瞌睡没有睡足。他咬着嘴唇，直是摆头；由于已经把冠冕堂皇的禁烟告示贴了出去，号召军民人等一体严拿，自己当然不好意思再去加入场合。虽然来客中有两三位知道县长也是有嗜好的；但是如果一定要劝进，始终总感觉有些不便。县长只好忍耐着了，好在出门之前已经过了瘾，这时还不算十分难熬，他满脸堆起假笑，——忽然想起自己烟包内还有烟膏水煮过的一支叶子烟，忙取出来，目光向桌子和茶几上一扫之后，发出一声喊来：

“张升！”

“有！”一个响底皮鞋，穿官纱衫子的听差飞也似地跑进来，一枝约摸一尺长的短烟杆便塞进县长的口里。县长像练操似地挺着胸膛，张升把烟袋给他装进翠玉的烟斗。大绅士王天禄很见机，撩起一枚火柴弯腰走过来，亲昵地说道：“县长，我给你烧。”县长微笑